



三江月 / 行走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
2025年8月30日 星期六

庆元斋郎村

□何良京 文/摄

避暑记

在老同学、资深房车玩家王唯南的不断“引诱”下,本人倡议,三户人家、两台车,8月中旬,开启了人生第一次的“避暑之旅”——自驾300多公里外的庆元县百山祖乡斋郎村,度过了清凉的一周。

斋郎原名“济川”,始建于宋嘉佑年间(约公元1056年),地处浙西南庆元县东北,位于庆元、龙泉、景宁三县交界处,居百山祖国家公园中心地带,距县城43公里,毗邻凤阳山和百山祖(4A级景区,国家级自然保护区)。村子海拔高达1250米,是浙江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。

斋郎村四面环山,古木参天,小山村内,3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,竟有上百株之多。树种有柳杉、米楮、大叶青冈、蓝果树等多个,其中还拥有一株全省最大的檫树。据介绍,当地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0%以上。由于树大林密,再加上海拔高,是天然的避暑胜地。

那天我们在庆元下高速时,车外温度是37摄氏度。此后一直慢慢下降,等开到村里,下午五点不到,已降至28摄氏度了。到晚上七八点钟,也就20—22摄氏度左右,气温舒适宜人。

这个藏于大山深处的小村,真正的是地无三尺平,除了一条进出村庄的主要柏油路外,目光所及几乎都是逶迤的盘山石阶。好在村子不大,弯弯绕绕,上上下下,还没怎么喘气,就

行到了水穷处,豁然开朗间,抬头发现又回到了出发地。

除了气温宜人,当地最大的奢侈品是空气和山水。拾级山野间,穿行林海中,头顶遮天蔽日的绿荫,耳畔鸟鸣不绝于耳。道旁多有山涧,流水淙淙,偶有瀑布自密林中冲出,雾气缭绕,令人心旷神怡。山间林中,空气清冽,深吸一口,沁人心脾。我们去时带有几瓶矿泉水,结果发现住宿地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更清澈可口……

叶氏是斋郎村的第一大姓。据《叶氏族谱》记载,明洪武二十一年(公元1368年),叶氏安二公从细溪迁移这里定居后,开枝散叶,开启了斋郎叶氏家族的兴旺。叶安二被后人追为斋郎叶氏开基始祖,斋郎村也就形成了以叶氏为主的宗族体系。

如今的村书记叫叶小忠,是一位勤劳的中年汉子。说他勤劳是因为我们住的近一个星期里,他天天穿着工装服,围着个大围裙或采摘各种蔬果,或分拣、整理、包装各色农产品。另外,他还开了个民宿,兼营着一个小饭店,需迎来送往,打理各种事务,朴实得没有一点老板“派头”。

据介绍,斋郎村还是一个革命的红色村庄。1935年4月28日,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这里取得“斋郎大捷”,被粟裕大将誉为“关键性一仗”。至今,村内还有斋郎战斗指挥部旧址、牧牛场战场遗址、吞头淤战场遗址、水口战场遗址、斋郎战斗纪念碑、怀念亭等。

此外,斋郎村还是一个极其重视教育的耕读之村。这么一个鼎盛时也就270来户,约1100人口的小山村,近年来,先后有106名农家子弟考上了大学本科,更有3人读到了博士。当地村民中有一个共识,只要孩子自己愿意读书,父母们那怕砸锅卖铁也会在所不惜!

在斋郎村避暑,虽然舒适悠闲,但几天下来,又有新的烦恼产生。之前王唯南“忽悠”说,那边吃的都是田里新鲜采摘的,很是诱人,这个确实没夸张。可真要每天只吃这些,也实在有点受不了!说好会有“大篷车”来卖百杂,也始终没见来。托老板,找小店,三四天里,硬是没买到一瓶豆腐乳。

身居凉爽之处,一周下来,已对炎热无感,但对海鲜肉食的向往日益炽烈,于是一致同意,归去!又是七个小时车程。到家,38摄氏度。打开车门一刻,立马后悔,这是干嘛呢?为了贪口腹,先得经受这番“烧烤”!这利害之间,实难权衡。

追赶那拉提的

□姚远 文/摄

落日



在那拉提,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,太阳还悬浮在218国道的西端。远远地,你就能感受到西部落日灼人的光芒和热量。对那拉提来说,太阳下山还早,至少还得一个小时。

那拉提镇,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。飞机或火车到新疆乌鲁木齐之后,还要坐五六个小时火车到伊犁州首府伊宁,再从伊宁坐三个小时左右汽车才到那拉提。那里有神奇的天山,碧蓝的天空下,不远处若隐若现的是天山上的白雪;天山脚下有辽阔的草原、成群的牛马羊、剪影似的深绿色树林……那拉提是许多人心中的西部桃源。

对那拉提来说,晚上九点是一天里最富生机、最美丽的时候。

我骑上小电车,在那拉提小镇的街巷随意穿梭,竟不知去哪里,似乎哪里皆可去。这样没有预设目的地的骑行是最舒适自在的,你会随时遇见各种意外的惊喜与美好。

落日眷顾着那拉提,把一天中最绚烂的光芒洒向这里。此时的那拉提成了烤羊肉、烤牛肉的香喷喷的世界,那沾满胡椒、孜然热辣香味的烤肉铺里,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兄弟的叫卖声。他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饰,唱起旋律独特的民族歌曲,门口还有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的小姑娘翩翩起舞……他们对于生活的热情和乐观,深深感染着我。

七八年前我初到新疆,有一位103岁的哈萨克族老人,在一次大型表演活动中声情并茂地朗诵长诗《阿诗玛》,最后他还和大家手拉手跳起集体圆圈舞。这样高寿的老人,

本身就是奇迹,他的热情和乐观,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。那时,在我心里,将他视作了天地的宠儿。

在街巷中骑车漫游,我常与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等色彩鲜亮的建筑相遇。这些绚丽的色彩中,我最喜欢湛蓝和金黄相衬的颜色。湛蓝是西部天空纯净的颜色,锃亮的金黄色是庄稼成熟的标志,象征着大地的丰收和希望……

为留住那拉提傍晚最美的时光,我迎着满天晚霞簇拥的落日追去。

218国道把那拉提小镇分为南北两半,南边除学校、税务局等国家单位外,几乎都是漂亮的民宿。北边也以民宿为主,还有小部分餐馆。据说该镇的新建筑,主要是近年为旅游发展新建的。落日里的218国道上,车来车往;这些大大小小的车,途经小镇后,向着更远的西边奔去。

由一个岔路口右转,是一条安静的南北走向公路。路上车辆极少,公路两旁是大片的郁郁葱葱的玉米地。我的视线越过这些玉米地,看到不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。这些山丘平缓得像覆盖着巨大的毛茸茸的绿毯子,让人不由得想美美地睡一觉。

这时,远望天边,晚霞绚烂,落日沉静,大地安详。我的心灵也为之宁静,仿佛与大自然渐渐融为了一体。这也许就是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吧。

落日终于还是缓缓下沉了。是不是我们忽视时间的时候,时间也不再眷顾我们;我们忽视自然美景的时候,美也在一点一滴地消逝?



斋郎村村景